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九冊目錄

史地類



明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自卷卅四至八十).....清 谷應泰撰.....九朝紀事 ○九九 ○〇一

明稗史

嘉定屠城紀畧一卷.....	明末遺民紀.....	明季稗史	○九九	四一一
幸存錄二卷.....	清 夏允彝述.....	明季稗史	○九九	四二九
續幸存錄一卷.....	明 夏完淳著.....	明季稗史	○九九	四六七
青燐屑二卷.....	明 應廷吉撰.....	明季稗史	○九九	四七九
粵游見聞一卷.....	明 瞿共美撰.....	明季稗史	○九九	五〇一
東明聞見錄一卷.....	明 瞿共美撰.....	明季稗史	○九九	五一五
兩廣紀畧一卷.....	明 華復蠡撰.....	明季稗史	○九九	五六一
滄考一卷.....	明 黃宗羲著.....	梨洲遺著	○九九	五六七
海外慟哭記一卷.....	明 黃宗羲著.....	梨洲遺著	○九九	五八一
也是錄一卷(一名：永曆帝入緬本末).....	明 白非逸史編.....	明季稗史	○九九	五九一
求野錄一卷.....	明 客溪樵隱編.....	明季稗史	○九九	六〇三
江南聞見錄一卷.....	明 不著撰人.....	明季稗史	○九九	六一一
諛聞續筆四卷.....	明 不著撰人.....	筆記小說	○九九	六六三
東江遺事二卷.....	清 吳 騫輯.....	明季遼事	○九九	六六三

明稗史——邊畧

東征集六卷……………清 藍鼎元撰……………鹿洲東海 ○九九七一一

清稗史

臺灣外紀三十卷……………清 江日昇撰……………筆記續說 ○九九七九七

清稗史——戡亂

三藩紀事本末廿二卷……………清 楊陸榮撰……………九朝紀事 ○九九九二九
吳逆取亡錄一卷……………清 蒼弁山樵撰……………說庫 ○九九九八七

wt51/CP



明史紀事本末下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豐潤谷應泰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正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救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啟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遣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

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遺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濮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集。由李集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太濬。濬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心。有貞曰。河心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凡堰。楗以水門。縹以紅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濬截流。柵絡竹。實之石。而楗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鉅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勛。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中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數一。壺之數五。注水二壺。五數先涸。中使還報。上。惟。有貞之所為。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銻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從而決口塞。

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年下尉氏。一汎溢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木盡沒。民溺死者眾。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史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異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年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

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帛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一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流。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河口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慮。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履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盡。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曹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儉。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官闢。為四尋。宜戒飭后戚防禦。

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証茂仁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營縣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曹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云。西書獲賞。入為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隙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始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右侍郎李鏜。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堽集。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益。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益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故修城武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

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永勛同擬議莫若於昭陽湖左廉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水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益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十三年初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開而豐沛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橋置穀倉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障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蓋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悅加以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頗便漕然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為憂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曹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溢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興工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堙以更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

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人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河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費樓諸處上游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之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

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碣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瑒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瑒。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持久。役夫三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脩築長堤。以防奔潰。上從之。乃築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二里。凡為關八。減水關二十。為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八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入。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鍾。河工成。加衛太子少保。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郊諸處。水溢。從沂河直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河道傅卽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加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慮耳。今秋水游至。橫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加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崖。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於自是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可運。而膠河加河海運。紛沓莫可歸。於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

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烟趙家園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為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道東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關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閉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加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加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加處中將焉用之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歸給事中雒遵言治河有效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履視則加口限嶺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清河盡盡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舊隄蓋防黃河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沛縣寧寧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萬恭履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東於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舖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為能神宗萬曆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時有議當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為之二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潤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韋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沁大舉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得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如浚衛河民

灌田尤為完計上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連河如建瓴淮安高寶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鼈而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益歲總不如復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碑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章下所司韋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管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於者復疏夏六月總理河道潘季馴上言河水濁而強汶泗清而弱交處則茶城也每至秋黃水發入淮沙停而於勢也黃水減漕水從之沙隨水流河道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往者立石洪內華二閘遇水發即閉之以遏其橫黃水落則啟之以出泉水但建閘易守閘難負使之馳行勢要之開放急不能待而運道阻矣乞禁啟閉之法報可

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塞至李景高口遙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堤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數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為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隄縷隄之外復為遙隄故水益遠不至旁決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工部給事中張全程勸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浸祖陵巡按御史牛應元言治河在關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途入海次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而鮑王諸口洪為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黃堦戍口之壩疏符離集睢水之淺宿遷小河入黃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隄張福以束之障全淮以用黃舉七十二溪之水灌於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十一瀦之十九河身日高毋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家堰費鉅未可議廢且并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葦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

自興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五十里。留水濟河引水自寧灣閘出口。直達涇河。自昭陽湖入海。則淮之下流有歸。此救急祖陵之議也。九月。總督漕運褚鐵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為祖陵計。黃壩口決。當削小林於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導淮。自黃江嘴。漕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關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為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嘗覺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壩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鐵言。黃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三月。濬小浮橋。

沂河口。小河口。工成。自河南徙。徐邱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囓歸仁。為二陵患。獨總河尚

書楊一魁。謂黃壩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橋。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運河涸。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

浚黃壩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為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

淮楊。免昏墊之災。又自黃壩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邱。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

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於決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河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

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是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

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魚

滕被侵。下墜清淮。則退而內豬。肝泗為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侵及祖陵。而當事者。搜以運道所資。勢不

能却之。他徙。臣奉明命。改弦易轍。首開武家墩。經河次。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

之水。亭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彈力決塞。以回全河。蓋決河所

經。有山西旱子。諸坡。以為之滙。有小河。白洋。固朱等河。溝以為之委。祖陵。雄據上游。崇固。豐曠。諒無可慮。即歸仁。一

隄。見為險要。亦非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侵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肝泗也。至南流

泛濫。雖不免為下邑。民生之害。碣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其害。其以涸口。被災者。惟有蕭

宿。靈。雖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邱。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邱。二州。不幾為魚鼈乎。較之今日。孰

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為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亦不能為寢陵生民之患。抑臣

又有說為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縣府。悉列星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漢口。下符離。中存盤谷。山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為世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泇河。泇河在滕嶧沂沐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翁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嘗鑿韓莊中輟。時河決黃垆口。請終其功。報可。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河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蕩。蓋商城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垆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費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蕭家口百餘丈。南河南徙。淮泗賈舟不及。去置於沙上。總督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於濟寧。東星浚趙蕩。開泇河。工未竟而卒。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間。山東副使王憲。議開膠萊河。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兩口皆阻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里。但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何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使國初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濠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海滄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至是舉循其議。上格於守臣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為蒙牆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水。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溢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瀾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卒。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三十二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

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
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達於陵。亦濟於運。前督臣排羣議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
口。河形宛然。故為今計。惟守行隱。開加河為便。上從之。秋八月。河決蘇家莊。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濇。魚臺。壘縣
而魚臺尤甚。九月壬申。分水河成。

三十三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溢。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督李化龍。加河之設。不報。

三十四年夏四月癸亥。河工成。自朱旺口至小浮橋。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役五十萬人。費八十萬金。五閱月而竣。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尚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加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建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河阻運。自宿遷至德州。開河注之。既鑿黃水。朝暮遷徙。不可
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加河重濬成。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
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枋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銜。推官黃澍等。俱北
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湮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於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
入濁。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高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龍門下。浮束於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
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於潁。高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者。橫激於曹濮。單鄭而患兼在
堤防。運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源原武。自
穎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滑沙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宏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
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德。瀾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
七年春。河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崗。四十四年。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
年。河決黃埧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駸駸數病。

漕河馬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况水又泥溲多滓驅二瀆之水行闊過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卑下齊魯瀕下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事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謂河既欲自豫決充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充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盪下臨清出直沽漕與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不知淮河浩翰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湧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乎若必廢漕制以伸河體取咽喉之地為尾閘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水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壅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効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決決止乃可濬於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於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後築長隄起豫達河衝決遂止他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墩次疏具壩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器耿屢遷武帝刑牲宣狐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一歲阻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於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南宮復辟 易儲附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至自迤北入居南宮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荆王瞻堦表請朝上皇有詔止之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太子見濟為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瑛者思明土知府瑯度兄也瑯考子鈞襲知府瑛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瑯家支解瑯父子納